

# 史密斯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iguo  
Wi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英〕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著

# 史密斯散文选

主 万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史密斯散文选

〔英〕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著 王万译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武清县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7 $\frac{3}{4}$  插页 3 字数 150 00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1—6000

---

ISBN7-5306-1508-4/1·1357 定价: 5.8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堪称不朽的散文集。作者由于这部自题为《琐事集》的小书而蜚声世界文坛。

这里表现的确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诙谐幽默的语趣中，却充满了供你深思的意义。

本书令人信服地告诉读者：我们有可能获得幸福，事实上可以在我们居住的那片小空间，在我们周围熟悉的琐事中获得。

## 作 者

亲爱的读者，这一篇篇道德的散文是一个食肉的大哺乳动物所写。它属于动物界的一个小目，该小目中还包括猩猩、长牙的大猩猩、生着翠蓝和鲜红色屁股的狒狒，以及温和的黑猩猩。

KFK 89/c/

## 引 言

“你一定得当心，不要对文体思考得过多，”我的和蔼的知心朋友说，“要不然你会变得像那些过分挑剔的人那样，一遍又一遍润饰，到后来什么也不剩下。”

“这么说，真有这样的人吗？”我热切地问。但是那位见多识广的女士没能对此提供给我什么明确的资料。

我时常这样意绪烦乱地听说到这件事；也许将来有一天，我会有幸碰上它们的。

## 目 录

琐事集	
第一卷 .....	( 1 )
第二卷 .....	( 39 )
琐事集续篇 .....	( 77 )
再思录 .....	(157)
最后的话 .....	(195)
跋 .....	(205)
附录：书简十六篇 .....	(206)
译后记 .....	主万(223)

# 琐事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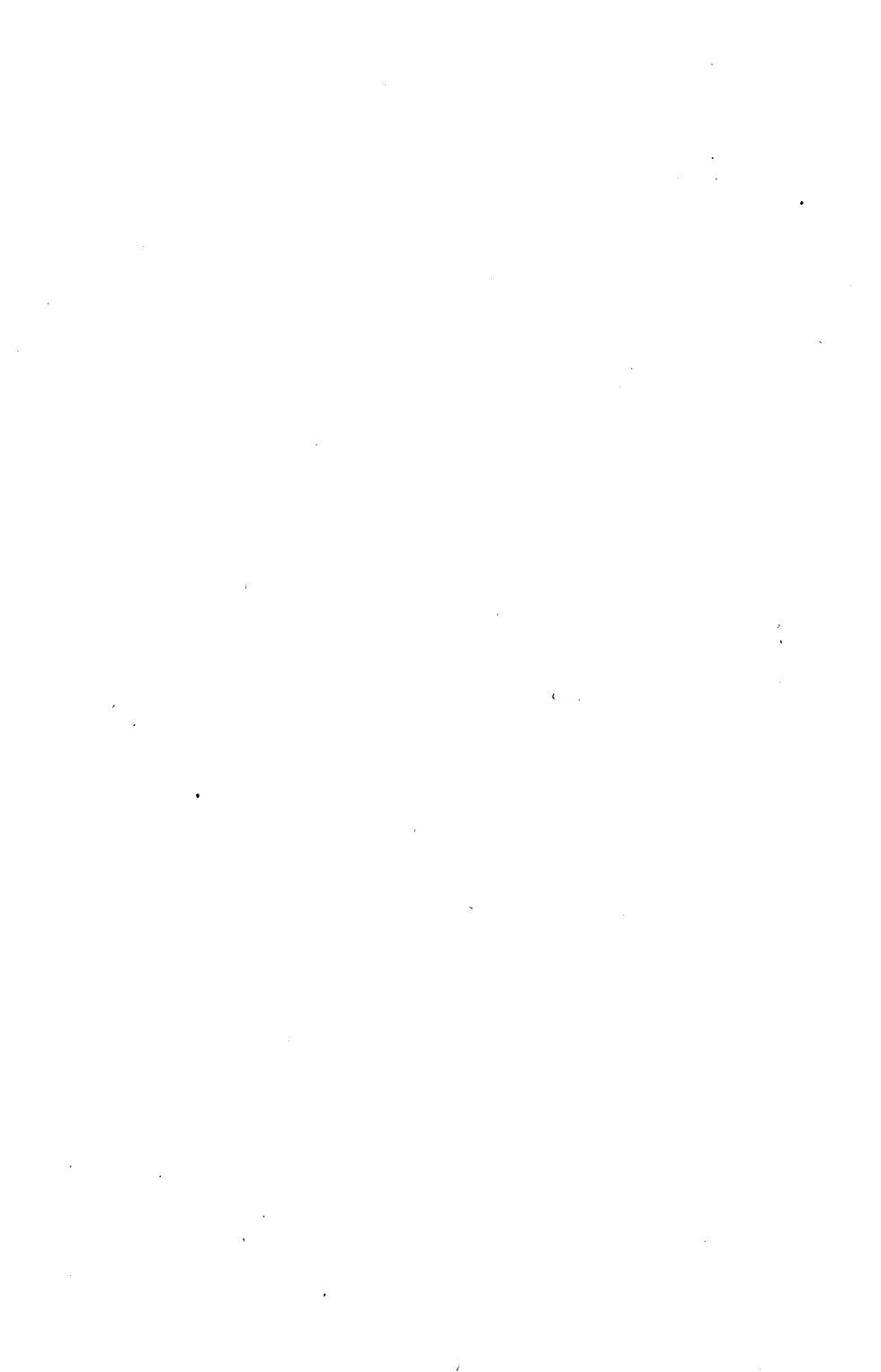
## 第一卷

“在这些指定的芳香田野里，  
我何等幸运宁静与悠闲抚慰了和  
谐的心灵。”

阿姆韦尔的斯科特：

《道德田园诗》（一七七三）。





## 幸 福

板球运动员在村里的草坪上打球，翻晒干草的人在傍晚的斜阳下干活儿，小船乘风驶行——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幸福的幻觉，仿佛一片没有乌云的乐土，一个古老的**黄金世界**，正隐藏着，不是（像诗人们想象的那样）藏在遥远的海洋里，或是在无法攀登的大山之中，而是在这儿，近在咫尺，倘若你可以找到的话，就在一道山谷里。某些绿草如茵的小路似乎通进那边的小灌木林，野鸽子在树林里边谈说着它。

## 今 日

今晨我从梦中醒来，进入了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进入了白昼，呆在我熟悉的卧室家具中——按实在说，进入了众所周知、常常议论，但在我心中却还莫名其所以然的**宇宙**。

后来，我从**永恒的寂静**中出来，似乎又朝那片寂静中走去。我起身，像通常那样度过了那一天。我读书，我闲闲地消磨时光，我抱怨，还做做体操。我按时坐下来吃每隔一段时间总送来的烹调好的三餐。

## 下午的邮件

村里的邮政局有大钟，有信箱，女邮政局长给**贵族**冷酷无情的勾引与贵族家庭悲哀的故事搅得忘乎所以。那个灰黄色脸庞的食品商从对面橱窗里注视着。那里就是我生活中每天出现转折的地点，因为每天下午我的**灵魂**和我总穿过乡间小路走到那儿去，向那位博览群书的年轻女士索取我的信件。我们总指望有好消息，有支票。当然还有即将来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幸运**，关于它的信息任何一天都会传到我这儿来。那种奇怪的**福祉**，它是什么呢？它从何处来，我全都不知道，但我上午总匆匆下楼，到早餐桌上去寻找这种消息，欣然而惊慌地打开电报来，夜深人静，听见车轮沿大路鳞鳞驶来，总喊道，“它这可来了！”这样，我们在获得**幸福**的希望中快快活活，对任何其他兴趣或志向全不大关心，在我的宁静、整齐的宅子里生活下去。这样，我们也许会生活到最后。我们在等待的是否只是最后的重大召唤和启示呢？

## 忙碌的蜜蜂

靠近花园里的蜂房，在那些“蜂蜜商人”空中通道之下的一株苹果树的树荫下面，我常常闲坐上几小时——往往在炎热的中午，那些“蜂蜜商人”总营地忙于它们细致的劳动，或者从斜阳中成群地飞了回来，去从事彻夜的工作

——我曾经想从**蜜蜂**那里得到教诲，极力想使那个陈旧的勤奋教训适用于我自己。

然而，真见鬼，谁按理该是教师，谁该是学生呢？就那些倔强的、劳碌过度的功利主义小虫而言，从我的那幅景象中难道得不出什么教训吗？它们从自己落落寡欢的工厂里用合成的眼睛向外凝视着我，会不会终于学到——我能否最后教导他们——一个较为明智、较为宽厚的方式去利用那些阳光灿烂的时刻呢？

## 小 麦

我在田野漫步时，有一两次遇见了教区牧师。他对我说，看到我对农事感觉兴趣他很高兴。只是，他说，我对小麦的看法使他有些困惑。

实际上，我没能向牧师表达清楚的关于小麦的看法，不过是我感到惊奇而已。有天，我走进树林那边我看到日渐发黄的一片麦田，那一大片金黄色的光泽，使我眼花缭乱。我让自己在强烈蔚蓝的天空下，浸沉在强烈的黄光里。它如何使栎树和矮树丛以及英国所有其他的景色暗淡无光啊！我不记得**麦田**的壮观，在阅读中也从来没有想象到一个距离太阳如此遥远的国家，竟会有什么像这片富饶的赤黄色小麦这么丰美、这么旺盛、这么茂密的东西，它从龟裂的大地里冒出来，像从下面一道火红的血管中喷出来那样。我记得千百年来，小麦一直是财富的主要产品，是许多名城和有名的帝国积聚的财富。我想到谷物种植的过程：洁白的母牛在耕耘，巨大的谷仓，扬谷机，水轮啪啪打水的磨房或是在风

中徐徐转动的风车。我还想到收获季节的麦田，一堆堆一捆捆的小麦在落日的余晖里，或是在一钩月亮下。它给北方的景致平添了什么样的美色，南方的古老、热情、《圣经》时代的韶光啊！

## 大限的到来

我找出自己思想的根源时，发觉它们起源于脆弱的机遇，是从过去莫名其妙地为我照耀的短暂时刻中诞生的。使我在十字路口这样转向的冲动十分微弱，那次会面很平凡，很偶然，而第一次把我和我朋友接合在一起的那根线轻得和游丝一样。这些全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成份，而必然用翅膀轻盈地擦过我，从我身旁掠过的时刻，则更为神秘。命运招手，我却没有看见，新生活**在门槛上颤动了一刹那**，但是并没有说话，也没有伸出手来，于是**本应发生的事**抖动了一下，和梦一样朦胧地消失在无有的荒原中了。

我从来没有失去一种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的聚会、语言和偶然事故等等的异想天开与危险重重的魅力意识。嘿，也许就是今天，再不然是下星期，我可能会听到一个声音，于是收拾起手提旅行包，跟着那个声音走到天涯海角去。

## 我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开口说——

教区主教在主持会议。大山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坐在那儿，面对着我。那间小教室里张贴有地图和铅印的大张《圣经》语录，当天出的算术题在黑板上还依稀可见。那里聚集着村里的劳工、望族的老马车夫和他的妻子、独眼的邮差，以及府第中来的园丁和男仆们，我从报纸上摘下了几句话，写成了一篇讲话稿，以一种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精神与口才发表出来。牧师喊道，“听呀，听呀！”牧师的妻子十分着力地用雨伞敲打，村民们异常热心地欢呼，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开始感到自己说的话的意义，于是朝听众微笑起来，认为他们全是我的同胞，大家全都希望共和国昌盛。在我看来，那是把我对联邦的真正意见和希望吐露出来的场合。

因此我丢开了自己的谨慎原则，说真的，完全忘却了它们，开始改变和重新制定国家的形式。不久，大多数现行的机构都被废除了。在它们的废墟上，我自己内心里建立起了城市的灿烂城墙和宫室——就是我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读到的城市<sup>①</sup>。我热忱地，并且还自以为很有说服力地叙述了一切——那些战士，由国家安排的勇士与美女交欢而养出的那批优秀青年人；那些泰然自若的卫士，他们因为一向习惯于最高超、最广泛的意见，因此就养成了一种生来的伟大，他们具有最可靠的坚忍不拔精神，确实怀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心情藐视生与死。然后，我说这座城市的格局是在天上安排好的，说完我在那批人数不多、不太理解的听众的欢呼声

---

<sup>①</sup>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共和国》、《飨宴》等。

中坐下。

后来，我乘车在乡间四处行驶时，看到围墙和谷仓门上，在出售商品的广告、关于鸟蛋和迁移猪的规定等等当中，有些雨淋日晒、外表陈旧的小张告示，上面说我将在那次大会上发言。这时我想起来，我在那间小教室里建立起来的那座城市的城墙和塔楼，如何在牧师的那伙人眼里，毫无天国的光辉。

## 巨石阵<sup>①</sup>

它们环绕着我的脑海永远坐在那儿，巨石阵那一圈年长的、非难的脸孔——是我年轻时皱起眉头望着我的大爷大叔、学校教师和指导老师的脸孔。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央，我跃动，蹦跳，我蹁跹起舞，但是我抬脸看看时，看到它们并没有受到蒙蔽。随便什么也从来不曾抚慰过它们，随便什么也从来不曾使那一圈风吹雨打、轻蔑傲慢的老脸激动起来，露出赞许的神色。

## 我的雕像

我毕竟不是阿米巴，不只是粗布袋加肚子；我能谈天，能骑自行车，能从火车时刻表<sup>②</sup>上查找出火车班次来。按实

---

① 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建筑遗址。

② 原文为 Bradshaw，指英国印刷商布雷德肖（Bradshaw，1801—1853）所编的火车时刻表。

在说，我是人，镇定自若地自称是人——是大自然的杰作和时光最高贵的果实——我是一个通情达理、颇有教养的食肉的人。

宇宙为了创造我，什么恒星碰撞与大火，什么洪水泛滥与杀戮以及什么艰巨的努力没有经历过啊——我难道不是什么星际时期和宇宙进程中的顶峰与奇迹吗？

那么，供我的庄严雕像竖立在那片广场或是那个统治世界的阶地又在哪儿；作为我雕像背景的王宫与凯旋门那片景象在哪儿；衬着斜阳、并不过分狭窄和寒伧，可以容我在一段段有栏杆的云石楼梯上站住，尽量做手势的那道楼梯又在哪儿？

## 复杂的问题

教区牧师总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时代。英国人面临着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我那时感兴趣的问题，在牧师和许多人看来，无疑是陈旧的、虚构的。我恐怕自己过于时常被自己复杂的思想吸引住了。我思想中的古怪旅行与变化，使英格兰树林里居住上一些森林宁芙<sup>①</sup>或是使英格兰果园——也许是黎明时分或夕照下面见到的果园——变成金苹果园<sup>②</sup>的那种方式。往往，填满我脑子的只是

---

① 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住在森林水泽中的仙女。

② 指希腊神话中极乐岛上的金苹果园。



一些名称：“马加拉特、加尔加拉特、萨雷姆，”我对自己说。这些是否是东方三贤人<sup>①</sup>的名字，还是叫阿托斯、萨托斯、帕拉托拉斯呢？跟着狄安娜沐浴、被亚克托安惊动的那些宁芙名叫什么呢<sup>②</sup>？把那个莽撞的闯入的人咬死的那些猎犬的名字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叫雷登、哈普耶、奥瑞西特罗福斯，还是像其他一些权威性书籍上所举的叫鲍里阿斯、奥米拉姆普斯、阿格鲁斯、阿雷图萨、戈哥呢？

## 西尔维亚·多丽亚

在青山那边，乘车可到的距离以内，有一片园林和长满山毛榉的乡野，眺望到遥远、暗淡的大海。我记得有一次乘车去时，到了一处地方，是有关西尔维亚·多丽亚的那篇优美、古老故事的发生地。大门装在很有气派的门柱上，门上绘有些纹章般凶猛的、蔑视一切的野兽，持着有冠冕的盾牌。通过大门，我可以看见在林荫大路的尽头，是宅子的正面，有石头半壁柱和陡峭的屋顶上的栏杆。

一百多年前，在那片园林里，就有那所意大利式宅子以及装点着一些塑像和小殿堂的平衡的庭院。那里据说住着一位年老的爵爷和他的两个容貌漂亮的儿子。老爵爷一直在为夫人伤心哀悼，虽然夫人好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没有邻居可去访问，也没有几个陌生人进入那一大片园林的

---

① 指《圣经》中由东方来朝见初生耶稣的三贤人。

②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亚克托安是一个猎人，因为观看狄安娜洗澡而被她变成一头牡鹿，最终被自己的猎犬咬死。